

Jim Lambie

吉姆·兰比的炫舞场

撰文 / Chris Moore
编译 / 袁霖
图片提供 / 艺术门画廊

这里是英国艺术家

吉姆·兰比 (Jim Lambie) 的展览现场

戴上耳机, 把音量调大

蠢朋克乐队 (Daft Punk) 的新单曲

《Get Lucky》会帮助你进入状态

事实上, 激烈一点的另类摇滚更合适

Primal Scream 或 The Clash 乐队

原始、野性的电子乐的重击

都会带来思想上的刺激

现在踏上台阶, 感受现场的嗡嗡声

——欢迎来到兰比的通感世界!

吉姆·兰比的装置作品《笔画》(The Strokes) 2008年首次在格拉斯哥国际双年展露面的时候, 就试图摧毁格拉斯哥现代艺术画廊的大展厅里高傲的廊柱, 它成功了。兰比将一个巨大的代表波普艺术的大刷子绑在汽车尾部, 驱车在那些西方古典主义的廊柱之间来来回回, 刷子滚动的笔画在地面形成黑白相间的漩涡图案, 就像罗伊·利希滕斯坦 (Roy Lichtenstein, 1923-1997) 反复的绘画图案那样。至于作品名称, 我想大家都知道纽约的 The Strokes 乐队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 是因为与性和吉他有关, 而与乐队同名正是兰比的地面装置作品起名的原因, 它确实包含了节奏、音乐和自我迷失等元素。

这件作品也和绘画有关, 只不过现场并没有绘画。那些乙烯胶带精准地黏贴在地面上, 胶带不能反复使用, 展览结束后就会被扔掉, 因此这也是一件临时装置。展出之前, 兰比每分每秒都在着了魔似地设计这个项目, 图案是由展出场地的空间特性所决定的。在早期的彩色装置如1999年的《Zobop》(作品名称来自涂鸦文字) 中, 胶带黏贴得一丝不苟, 与伦敦泰特美术馆杜维恩画廊的墙壁和柱廊计划相吻合, 将这个保守的大厅转换成充满活力的电子舞场地, 恐怕约翰·特拉沃塔 (John Travolta, 1954-, 电影《低俗小说》中 Vincent Vega 的扮演者) 在场也要羞愧得穿回他的白色西装 (他在电影《周末狂热》[Saturday Night Fever] 中身

穿白色西装狂热摇摆, 迷倒众生, 曾被当成马龙·白兰度 [Marlon Brando, 1924-2004] 一样崇拜)。当然这只是我的比喻, 兰比自己这样描述: “对于我来讲, 《Zobop》这件作品中地面的纹路使边界消失了, 令人怀疑空间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……覆盖一个物体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它原本清晰的边缘不再存在, 同时吸引你走向更深的幻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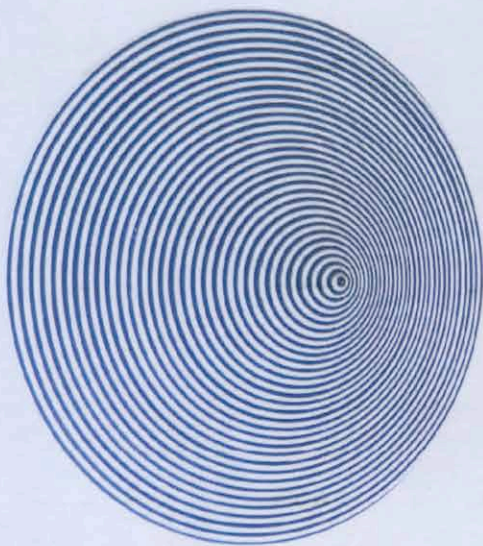
兰比利用建筑本身的特性来制造空间的节奏, 色彩的冲击和初临其境的体验都会增强这种节奏。他使你暂时停下来并注意到你在那个空间里的出现、你穿过它的动作和希望看得更清楚、听得更准确、更加意识到自己在特定地方、特定时间在场的那种体验, 就像你在舞蹈俱乐部的放纵、在疯狂喜悦下的喘息、你眼中的光、你脑海里回荡的声音。

从格拉斯哥到中国

与臭名昭著、缺乏管教的 YBA 艺术团体不同, 兰比从不像达明·赫斯特 (Damien Hirst, 1965-) 和翠西·艾敏 (Tracey Emin, 1963-) 那样总是试图成为伦敦更闪亮的焦点。他出生在格拉斯哥并在那里长大, 格拉斯哥是英国最保守的城市, 也是苏格兰的创意中心。在1980年代, 他已经对当地的艺术产生兴趣, 但只融入了音乐圈子。他曾与 Primal Scream 乐队当时的成员约翰·圣马丁 (John “Joogs” St.Martin) 同住一个公寓, 兰比本人也是 Teenage Fanclub 乐队的前身——The Boy Hairdresser 乐队的电颤琴手。在艺术和音乐的较量中, 艺术最

终胜出, 兰比1990年进入格拉斯哥艺术学院学习并于1994年毕业。也许兰比选择进入这所高等学府, 是因为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性建筑师查尔斯·马金托什 (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, 1868-1928) 设计了格拉斯哥大学。这所学校人才辈出, 道格拉斯·戈登 (Douglas Gordon, 1984-1988年就读, 1996年特纳奖获得者)、大卫·施里格利 (David Shrigley, 1988-1991年就读, 1996年获特纳奖提名) 和理查德·莱特 (Richard Write, 1993-1995年就读, 2009年特纳奖获得者) 都是当时的学生, 但他们成名之前也忍受着严酷的考验。兰比本人是在2005年获得特纳奖提名的。

目前为止, 兰比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地面装置作品, 他力求将欧普艺术变得更有趣, 而不是开倒车。欧普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布里奇特·莱利 (Bridget Riley, 1931-) 和维克多·瓦萨雷里 (Victor Vasarely, 1908-1997), 像他们的堂兄弟极简抽象派艺术家那样, 一直努力表明他们创作上富有理智的诚意, 所以微笑是被禁止的。也许包豪斯色彩之王约瑟夫·阿尔伯斯 (Josef Albers, 1888-1976, 德国人, 1933年移居美国, 包豪斯学院魏玛时期和德绍时期的主要成员及教师) 和他的巨著《色彩构成》(Interaction of Color, 1963) 都应该遭到批判, 因为这是个不受欢迎的群体。不管怎样, 这意味着欧普艺术已经出现讨厌自大的趋势。只消问一问兰比的同龄人托拜厄斯·雷贝格尔 (Tobias Rehberger) 就知道, 是谁被莱利指控作品抄袭? (这件将莱利的作品掉



04 / 涡流 MDF 光泽颜料 tbc 直径 76.2cm 2013



05 / 别针 0718 布面丙烯 别针 190×160×5.5cm 2013
声波减速器 47 混凝土块 专辑封面 33×33×33cm 2008

转方向并充气之后放置在柏林市立图书馆阅览室的永久性雕塑，看起来像一本带方格图案的打开的书。)吉姆的作品使“禁止微笑”变得更确定了，这是对欧普艺术的贡献。

兰比本次展览的主办方——艺术门画廊香港空间已经设立了大约一年的时间。它的前身对比窗画廊成立于1993年，自那时它在上海不同的地方举办项目式展览，直到2005年在外滩有了自己的空间。最开始画廊致力于推广现当代中国水墨，但从那时起，作为一家跨界艺术机构，它就已经是设计艺术的主要推手。这些年画廊举办了很多设计展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兰明星设计师马丁·巴斯 (Maarten Baas) 的展览。更名为“艺术门”以后，画廊似乎更加活跃，比以前更加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和抽象艺术家 (如朱金石、苏笑柏、李晓静的个展自5月底相继开幕)，同时也在努力促进中西方抽象艺术的交流 (如今年早些时候在香港举办的杰森·马丁 [Jason Martin] 个展)。有意思的是，画廊选择兰比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他作品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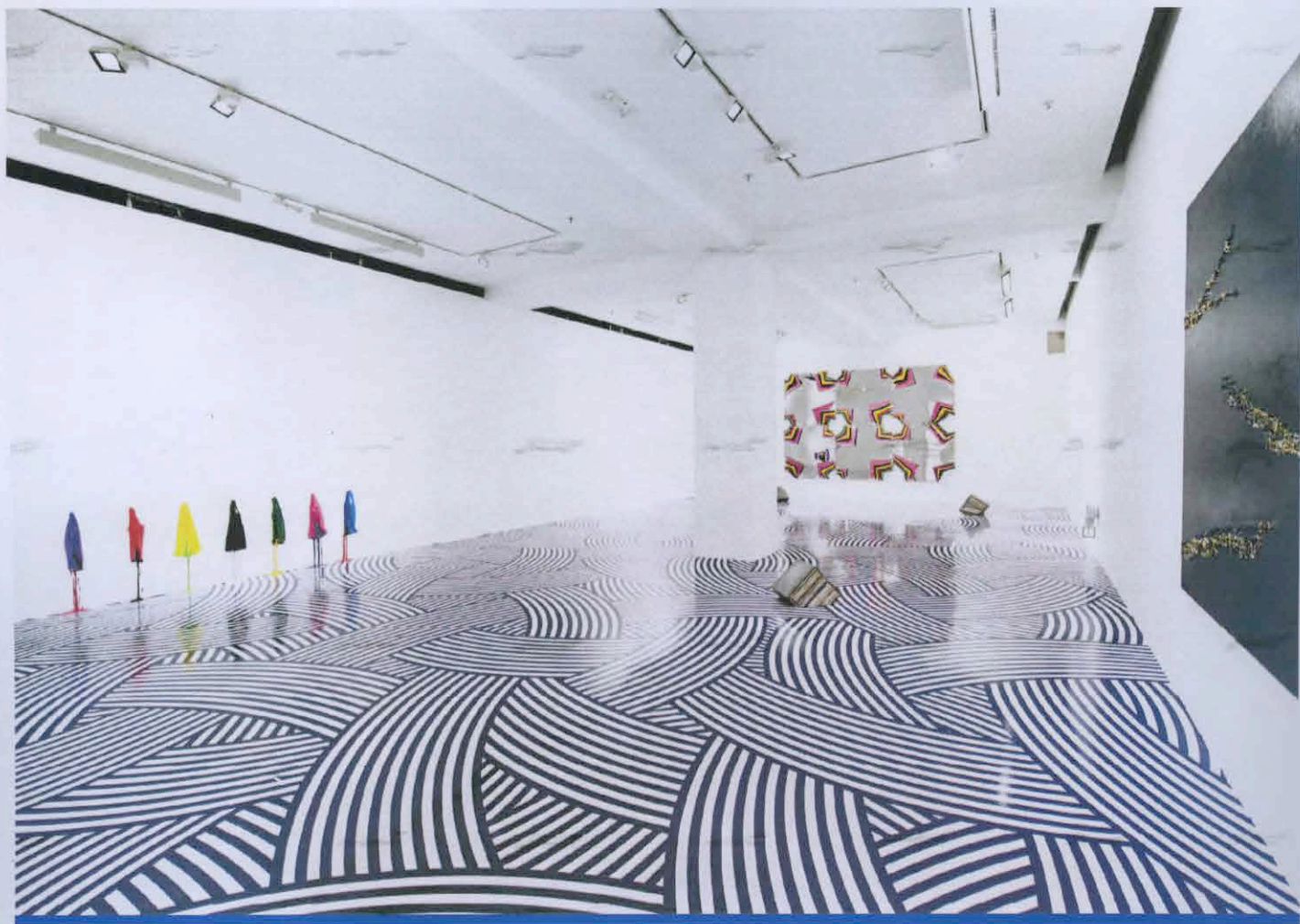
的抽象性，也因为其中的设计性元素，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地面装置作品中。由此看来，香港比上海更适合本次展出。

浪漫之花

这是兰比的一个小型回顾展，蓝白色版本的《笔画》使得整个地面像一个由不同区块组成的现代迷宫。在地面上展出的有兰比代表性的当代图腾《迷幻灵魂杆75》(Psychedelic Soul Stick 75)，这是延续性“自画像”系列的最新作品 (此系列每次个展时做一件)，竹竿上绑着一些袜子、烟盒等私人生活用品，这些物品表面都被彩色的线缠绕，充满了迷幻的美感，也象征着图腾崇拜，但作品名称却令人想到打击乐 (兰比也是音乐家、DJ)。这件作品被放置在展厅的某个角落，等待被捡起、转动、敲击或被理解成麦克风、本性、自由、性或无论你喜欢的什么，或者也可以认为是吉姆靠在墙上。

角落被认为是现代图像系统中一个仪式性的地方，它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，实际上它在2013年的两件铝片墙上装置《金属盒》

(Metal Box [Istanbul] 和 Metal Box [Hyacinth Orchid]) 中都有体现。兰比很现实，确切地说是很小气，他使用和改造的材料都是日常生活用品，无论乙烯胶带、老唱片、袜子还是简单的铝片。在《金属盒》(Metal Box [Istanbul]) 这件作品中，7张彩色的正方形金属片一张压着一张，每张的4个角都匀称地折叠着，像小孩在学校里玩的有色纸游戏。这是以折纸手工的方式向正方形、向最早的俄国至上主义者马列维奇 (Kasimier Severinovich Malevich, 1878-1935) 致敬，毫无疑问也是向阿尔伯斯致敬。金属的折叠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唤起了人们对约翰·张伯伦 (John Chamberlain, 1927-2011) 那些破烂的雕塑的记忆，但兰比的作品看起来是全新的、耀眼的，这同时也令人想到杰夫·昆斯 (Jeff Koons, 1955-) 作品中闪亮的完美主义情节。我忍不住想知道兰比在消遣这些艺术家时是否会发笑。《金属盒》(Metal Box [Hyacinth Orchid]) 看起来更炫，一堆正方形被分成两排，每排3个，但是由于最上面一片的抛光，从而产生了眼花缭乱的效果，使空间变成一个扭曲的、充满镜像的滑



展览现场

稽世界。兰比在美美地炫耀的同时，当然也数落了一下安吉拉·德·拉·克鲁兹 (Angela de la Cruz, 1965-)。这位女艺术家因为宣称用雕塑消解绘画而引起关注和支持，这竟然也帮助她获得了特纳奖提名。

在一片颜料笔画的海洋里，漂浮着一些半露出的、内嵌老唱片的水泥立方体，这是兰比的“声波减速器” (Sonic Reducer) 系列。当你在兰比的杰克逊·波洛克 (Jackson Pollock, 1912-1956) 式“在绘画”体验中挣扎时，除了这些海上漂浮物，再没有什么可抓。类似这样的玩笑贯穿在兰比的很多作品中。《涡流》 (Vortex [Into the Void]) 调侃了赫斯特的旋转画，这是对赫斯特、瓦萨雷里和莱利 (对比莱利 1962 年的作品《Blaze I》) 的讽刺。

可有时候，兰比的批判性也使人头疼。这次展出的油画作品《别针》 (Pin) 画面褶皱，裸露着线头，这些朋克范儿的别针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安全，而是关于犯罪和恐吓。这是对油画的神圣性的挑战，就像 1970 年代的英国朋克们在身体上穿孔一样，只是现在这

不再象征着叛逆，而被尊为时尚。另一件作品《广场》 (Plaza) 是向绘画实践性提出质疑，或者向谈论绘画实践这种行为提出质疑 (正如我现在所做的)。7 个装着不同颜色颜料的袋子沿着墙壁悬挂成一排，高度正好能使站在那里的人触手可及，袋子里渗出的颜色与这个袋子本身的颜色又不同。也许应急的防火带必须马上派上用场，因为这些袋子正在搞脏兰比精心布置的、花儿一般的地面装置，这正像一个关于造型艺术和一次性用品的笑话。

Primal Scream 乐队 5 月份会出一张新唱片《More Light》，封面就是兰比设计的：封面中间是主唱博比·吉莱斯皮 (Bobby Gillespie, 1962-) 的黑白照片，他高举到头上的手像昆虫的触角，被各种各样的拼贴鲜花环绕着。这个封面是系列作品的其中一件，该系列中的另外几幅本次也在香港展出：《所有年轻花花公子 (大卫·鲍伊)》 (All the Young Dudes [David Bowie]) 展示的是从盛开的鲜花后面偷窥的摇滚巨星 Ziggy Stardust；在《英格兰之梦》 (England's Dreaming) 这件作品中，

席德·维瑟斯 (Sid Vicious, 1957-1978) 几乎完全被鲜花淹没，作品名称出自乔恩 (Jon Savage, 1958-) 2005 写的关于英国朋克和性手枪乐队 (The Sex Pistols) 的文章《First Wave》，展览名称“浪漫之花”出自英国的一个原型朋克乐队；另一件作品《金属盒》 (Metal Box, 1979) 则出自后朋克乐队 Public Image Ltd 在 1981 年出的唱片。在作品《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》 (Venus in Furs [Nico], 2011) 里，卢·里德 (Lou Reed, 1942-) 隐在花丛中，这出自地下丝绒乐队于 1967 年发布、由安迪·沃霍尔 (Andy Warhol) 设计的唱片《The Velvet Underground and Nico》，录像截屏也包含一张像摇滚巨星 Stardust 那样风格的鲍伊的照片。所有这些作品看起来似乎是在吊唁过去的时代，尽管鲍伊、吉莱斯皮和里德都还活着。音乐和老照片都是兰比个人经历的例证，记录了他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、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的发展过程，这使我们从兰比那些令人脑袋眩晕的、嘶嘶作响的地面装置和雕塑中解放出来。兰比将我们带回真实世界，重新体验音乐会之后的宁静和摘除耳机之后的瞬间，于此，我们听到的是沉默。✎